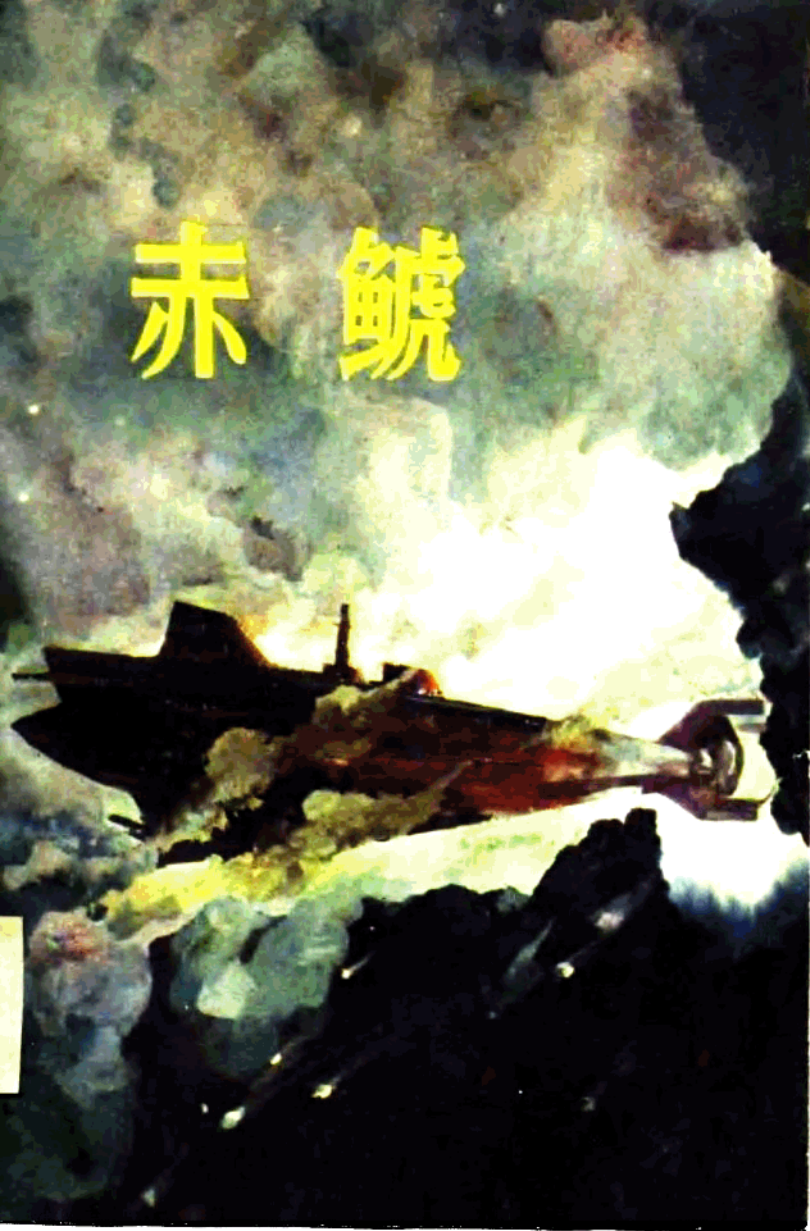


赤鯨



目 录

科学幻想小说

- 赤鯪〔日〕西村寿行 著 (1)
严 铭 摘译

某大国制造了一艘足能摧毁某大陆的深海核潜艇“赤鯪”。这在美国引起了极度的恐惧。该大国的一艘豪华巨轮又突然爆炸而沉没于小笠原海沟。专门从事情报乃至颠覆活动的仙石文藏等四个日本人，受美国之托去寻觅“赤鯪”的踪迹，以揭开豪华巨轮沉没之谜。电影《追捕》的同名小说作者西村寿行，在这部情节惊险曲折的科幻小说中，形象地反映了两霸在海洋上的角逐和争夺。

- 变异人〔法〕阿兰·巴奇 著 (159)
何寅 节译

“变异人”是遗传工程的产物。创造他的科学家再也没有想到他竟会……这部小说已由作者改编，并制成电视系列片。

- 流星〔美〕约翰·温德姆 著 (204)
裴 蜀 译

- 生命线〔美〕罗伯特·海因莱因 著 (255)
金 岭 译

- 机灵鬼和万能博士 ...〔苏〕勃·克鲁戈沃夫 著 (313)
里 群 译

- 如此美好的天气〔美〕艾·阿西莫夫 著 (134)
王绍武 译

- 我的房客〔保〕埃米尔·马诺夫 著 (287)
朱兆顺 译

- 爱〔日〕宫崎悖 著 (296)
邵建设 译
- 科学之谜
- 史前的奇迹〔美〕查尔斯·伯利兹 著 (225)
小鱼 节译
- 科学家传记
- 特斯拉——一个超越时代的人(片断)
.....〔美〕玛格丽特·契尼 著 (242)
陈小复 译
- 随 笔
- 北极之夜〔英〕娜拉·柏克著 (302)
汪惠平 译
- 献给探险者
- “双鹰5号”气球首次飞越太平洋
.....〔美〕班·艾布鲁查 著 (308)
辜晓进 译
- 世界奇闻
- 大瀑布下脱险记袁霞 译 (282)
- 幸存者的叙述〔美〕查尔斯·伯利兹 著 (276)
冬均 摘译
- 科学史话
- 降落伞小史陈清芬 译 (283)

赤 鯨

〔日〕 西村寿行 著 严 铭 摘译

本文作者西村寿行，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生于香川县。从青年时代开始，他经营过饮食店，当过汽车司机，做过速记员、新闻记者和专业画家。广泛的生活实践，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西村是日本文坛的新秀。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小说《大鸢》曾获新人佳作奖。《犬笛》、《黄金犬》以及为我国人民熟悉的《追捕》已被改编成电影。

《赤鯨》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对未来海上核武器的发展趋势和霸权的争夺，做了科学的幻想和合理的夸张。某大国一艘足以摧毁北美大陆的核潜艇“赤鯨”的出现，在美国及其盟邦中引起了极度恐惧的情绪。专门从事谋略、情报乃至颠覆活动的仙石文藏、天星清八等四人，受美国之托，为寻觅“赤鯨”下落，历尽千难万险，终于缚住了“赤鯨”。作者通过科幻的形式，形象地反映了两霸在海洋上的角逐和争夺。

——译者 严 铭

第一章 神秘的红点

1 仙石文藏展开一张世界地图，这地图十分奇怪，除开陆地和海洋，没有任何其他标志。在这张只有黑线区别陆地和海洋的朴素的地图上，无数个红色斑点，特别引人注目。地图的周围，站着天星

* 鯨，在日语中读音同虎，是想象中的一种凶猛海兽，头似龙，体似鲸，经常隐匿深海，出其不意地袭击猎物。

清八、关根十郎和十村吾一。

仙石文藏用一根藤制的细棒指着地图上四个红点集中的地区，问道：



“这里，明白吗？”

“这是核潜艇基地。”天星清八回答。

“完全正确！”仙石文藏满意地点点头，看了天星等人一眼，“最近，某大国建造成功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一般核潜艇的可潜深度以四百米为限，即使把保险系数都加上，最多也只能潜到五百米，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这艘核潜艇的可潜深度据说达八百米。”

“八百米！”关根惊叫起来，这个深度超出了他的想象。

“要想潜到八百米，必须具有比目前核潜艇多几倍的耐压外壳构造，即使达到这种构造标准，其他条件——诸如推进能力、居住性能、导弹发射及其他方面的多种难题也将相继出现……但这样的核潜艇毕竟是建造出来了，它的名字叫‘赤鲰’。”仙石文藏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继续说，“这张地图上的红点，都是‘赤鲰’曾经去过的地方……真是胆大包天。”仙石文藏露出了微笑。

“赤鲰”从阿穆尔河，进入鞑靼海峡，巧妙地甩开了第七舰队的紧紧跟踪，消失在八百米以下的深海，它引起了美国的极度骚动和不安，并立即向全军发布了追踪“赤鲰”的命令。陆海空三军，特别是海军航空部队处于紧张的战备态势，反潜情报搜集工作，交由海军航空侦察部队所属的P-3C奥顿思号担任。

P₃C奥顿思号装备有A—NEW装置，这是一种尖端仪器，它一旦发现敌潜艇目标后，立即同记录在磁带里的杂音对照，从而在短时间内得到潜艇的国籍、舰名等数据。驻扎在夏威夷、关岛、菲律宾、那霸、三泽、横须贺、筑城的侦察部队所属的奥顿思号，倾巢而出。

P₃C奥顿思号担任侦察任务，一次可连续飞行十二小时。因而，太平洋全部海域，可昼夜置于它的监视之下。

除此之外，还有反潜探知卫星“哥德华特爵士号”也担任搜集反潜情报任务。这种反潜卫星用来确定潜水艇的位置是称职的。

当然，第七舰队也在紧张活动着。反潜作战群、潜水艇群全部出动，追踪消失在太平洋深处的“赤鲋”。

遗憾的是，国防部的一切努力均未奏效。

“赤鲋”去向不明。

六月三日。

就在“赤鲋”下水而引起美国国防部一片混乱之际，某大国的首脑向美国总统发出了继续进行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的照会。

美国总统立即秘密召开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SSBN型——某大国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携带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只能装载十六枚弹道导弹，而“赤鲋”则同美国最新核潜艇一样，装载有二十四枚或更多的弹道导弹，已具有足以使地球化为灰烬的威力。

根据目前的技术，从深海发射出的弹道导弹还很难捉摸，根本无法对付。说不定“赤鲋”正在美国本土周围游弋，并做好了发射的准备。

由深海发射出的二十四枚弹道导弹，先飞到平流层，在重返大气层之前，每个弹头将分裂成十个，然后飞向各自的预定目标。

阿弥陀佛！

再者，最新型的核潜艇都已装备船用惯性航行装置。一般说来，潜艇如不浮上水面，就难以确定自己所在的准确位置，无法发射弹道导弹。所谓船用惯性航行装置，就是运用测天和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来确定位置。再加上特殊的回转仪，潜水艇就无需浮上水面，即可随时确定自己的位置。地球运动、海流冲击运动等，也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来。也就是说，潜艇无需浮上水面，也能发射弹道导弹。

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充满了忧虑。象在黑暗中被黑豹所袭击般的恐

惧气氛笼罩着会场。

苦恼的关键是：捕捉住目标后，是否要先发制人将它击沉？！不击沉它，国家的安全没有保障；如果击沉它，就随时可能发生全面核战争。

不必顾虑核战争的意见占了上风。发布了核潜艇出动的命令。

在挪威海面、新地岛海面、太梅尔半岛海面、新西伯利亚群岛周围，全部用战略导弹核潜艇包围起来。

如果“赤鲰”发射出二十四枚弹道导弹，布置在上述海域的战略核潜艇，将会迅雷不及掩耳地将三百余枚北极星导弹倾泻到某大国的国土上。

一触即发之势已经形成。

当然，对“赤鲰”发动攻击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一艘足以摧毁美国大陆的“赤鲰”已经出现。

要建造一艘可以与“赤鲰”抗衡的核潜艇，或是研制成功一台可以捕捉“赤鲰”行踪的仪器，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段时间关系着美国国家的存亡。

六月二十日，午后二时。

在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位于山脉深处的北美防空司令部，笼罩着令人不安的气氛。美国本土（包括加拿大沿岸），张下了反潜监听网。监听网所得到的情报，全部送到防空司令部。

午后一时四十八分，敷设在佛罗里达州海面的监听仪测到了一只核潜艇。

杂音被送进计算机。

是“赤鲰！”

电话立即通到美国国防部，国防部向总统，总统又向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做了报告。

午后一时五十四分，海军部长命令驻扎在查尔斯顿的攻击型核潜艇全部出动。

那艘核潜艇的杂音同驶出魁北克海峡的“赤鲰”的杂音相同。

攻击型核潜艇冲向“赤鲰”，海军部长发出了攻击的命令，因为“赤鲰”侵入了领海。

2 “攻击型核潜艇，最终也失败了。”仙石文藏继续说。“‘赤鲰’具有四十节以上的速度，在反潜搜索舰队赶到之前，它早已在深海里消失了。”

仙石文藏往杯里加了冰块，清脆的声音，在秋天静寂的草屋里显得格外响亮。

“那么，红色的点是……”天星清八问。

“是摩斯迪特、圣玛利斯巴、查尔斯顿、皮杰特萨达——‘赤鲰’一个接一个地‘访问’了美国‘北极星号’的核潜艇基地，好象特意去拜访一样。”

“悠哉悠哉啊。”十树吾一的口气很诙谐。

“的确悠然自得。对于美国的狂躁，‘赤鲰’十分开心。它是特意闯入监听仪范围内的。很明显，它不是为了侦察核潜艇基地。在紧张气氛中去攻击基地，可以说是无益的。这是‘赤鲰’炫耀自己绝对优势的示威游行。美国越乱越好，这是某大国首脑们的本意。因此，在美国本土挑逗后，‘赤鲰’又开始了对它海外基地的访问。”

仙石文藏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

“如果这样，我有个疑问。”天星清八指了指两个红点挨在一起的地方。

“是的，”仙石文藏点了点头，“是小笠原群岛。‘赤鲰’选中的大都是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核基地，而在核潜艇基地以外地方留下行踪的，只有天星君所注意到的小笠原群岛。那里没有基地，但‘赤鲰’却在那里出现了，而且是两次出现在这一海域。这个红点是我国反潜侦察机P-3J捕捉到的。”

“后来呢？”天星催促着。

“焦点集中在这个谜上，美国国防部想全力解开这个红点之谜，但苦于没有线索。”仙石文藏看着三人，双眸露出狡诈的目光。

“小笠原群岛……”关根十郎沉思着。

“还有一个疑点。”仙石文藏把视线移向天星清八，“三年前的八月，在小笠原群岛附近，有一艘某大国的超豪华客船非常奇怪地沉没了。”仙石文藏凝视着天星，眼睛一动也不动。

“是的。”天星点了点头。天星是情报专家，同世界上所有的情报机关都有往来。

某大国首次制造的超豪华客船“斯比埃特腊那”号，七月驶出波罗的海，访问了各地后，绕过好望角，进入了海参崴。

超豪华客船的旅客享受着绕世界一周的免费旅行待遇。八月十五日，总排水量为九万吨的“斯比埃特腊那”号由海参崴出发，经津轻海峡，于八月十九日抵横滨。结束对横滨的访问后，八月二十六日深夜通过小笠原群岛的途中，“斯比埃特腊那”号令人不解地爆炸沉没了。在一千六百多乘客中，仅有二十五人被救。可以推测，这是一瞬间的大爆炸。

日本海上保安厅前往调查，但是原因不明，毫无结果。“斯比埃特腊那”号沉没的地点位于伊豆小笠原海沟的正中，根本无法打捞。某大国的救助舰也赶来了，同样无济于事。

天星清八认为，“斯比埃特腊那”号的沉没很可疑。不只天星，几乎全球的情报机关都开始活动起来。隶属于日本内阁调查室的陆军参谋二部特别室也开始了调查，结果也一无所获。

天星清八了解到“斯比埃特腊那”号乘客中有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他们是中央情报局派驻某大国的大使馆武官，两人都均丧生。更多的情报就再也无法获得了。

“在‘斯比埃特腊那’号死难者中，有两个美国大使馆的武官，你知道吗？”仙石文藏看着沉思的天星清八说。

“嗯，”天星回答着仙石文藏的话。

“那两个人是中央情报局特务，从海参崴上船。据说他们掌握着非常重要的情报。”

“……”

“中央情报局当时通过其他渠道确认了此事。当然，大使馆武官可以自由出国，如果真的掌握重要情报，他们完全可以乘飞机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回国。但他们不然，他们专程从莫斯科绕道海参崴，乘上了‘斯比埃特腊那’号。‘斯比埃特腊那’号预定从越南开往美国。”

“……”

这些情况，天星清八都不知道。

“‘赤鲰’在小笠原群岛留下了红点。”仙石文藏的声音很低，“中央情报局在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立即研究了美国国防部关于‘赤鲰’航行踪迹图。中央情报局首脑将‘斯比埃特腊那’号和红点联系到了一起。非常奇怪的是，‘斯比埃特腊那’号在沉没前半年进行试航时，也曾到了小笠原群

岛，然后折了回去，选择了同样的路线。这就是说，‘斯比埃特腊那’号在小笠原群岛的沉没同‘赤鲰’有关系。”仙石文藏看着三个人，微笑了一下，“就这样，美国国防部为我们在瑞士银行的户头，增加了五千亿日元的存款，委托我们捕捉‘赤鲰’！这件事，诸位意下如何？”

“试试看吧！”天星说。

“美国国防部送来的数据，只有这些。还有就完全是我们的感觉了——在‘斯比埃特腊那’号失事中丧生的两个中央情报局成员，可能掌握着这次建造‘赤鲰’计划的重要情报，应当思考的是如何把这些同‘斯比埃特腊那’号的沉没以及这些红点联系起来。”仙石文藏又往杯子里放了一块冰。

搞谋略、情报乃至颠覆政权，一直是四个人一同搞的行当。没有主义，也没有宣言，只是完成别人委托的工作。但是，搞客机事故或策反最尖端飞机等都同这次任务不同，连美国国防部都束手无策的、死神般的‘赤鲰’，真的能捕捉到吗？

3

九月二十日夜晚，天星清八来到赤坂的三吉菜馆。

在天星来到之前，五十三岁的岩崎源一和三十九岁的中根克子已经在等着他。

岩崎和中根是“斯比埃特腊那”号上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斯比埃特腊那”号上有六十二名日本乘客，都是经由越南去美国的观光者。其中被救上来的，只有岩崎和中根两个人。

天星与岩崎、中根刚寒暄几句，菜便送了上来。

“能把沉没时的情景讲一下吗？不论是什么情况都行。”天星看着岩崎和中根说。

“好吧，”岩崎源一点了点头，流露出有些过意不去的表情。“关于沉没时的情形，正如电话里讲的那样，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在最上层的甲板上。因为听说如果是白天，远处可隐约看到父岛、母岛，所以，我想看看……”岩崎喝了口啤酒，润了润嗓子，“我站在桅杆下面，正在静静地观望着夜景，忽然听到了可怕的响声，这是一声巨响，把人震得站立不稳。当时，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在我趴在甲板上想站起来返回船舱时，那样大的‘斯比埃特腊那’号就……”

岩崎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恐怖，他接着说：“就在我挣扎着站立起来时，眼前出现了难以令人置信的情景，甲板开始倾斜，巨大的船体裂成两

半，断裂的后半部陡然立起，象受惊的野马，直立在漆黑的海上。我被抛下海去，船在十几秒内便沉没了，这无疑是被击沉的。我掉到海里后，船的前半身也直立起来，我只好拼命地游着。这时候，周围的海面上，形成了人的‘波浪’。”岩崎看了看天星说，“我所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么多。”

“是吗？”这些情况天星在报纸上已经看过了。

“我所知道的，同岩崎讲的一样。”中根克子接着说，“当时，我站在同岩崎相反方向的后部甲板上，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这些都是瞬间的事，明白过来时，我已经漂浮在海浪之中了。”

“请想想，还有没有注意到别的什么，比如在冲击发生之前，在附近海面上有没有出现过什么？”

“没有。”中根克子摇了摇头。

“有一条船。”岩崎接上话头说。

那是一条渔船。船的侧灯，岩崎至今还记忆犹新。它是返回渔港的“太洋丸”，幸存的二十五人就是“太洋丸”救上来的。如果没有它，恐怕一个人也活不成。当时连穿救生衣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抛到了海里。

幸存的二十五人，大都是在甲板上的人。在船舱里的人，连跳海的机会都没有，便沉入海底了。即使逃到海上的人，也大都沉船的漩涡卷了进去。

“那么，在沉船以前，船内发生了什么情况没有？例如，手枪的射击声、小故障等。”

“这些，报纸上也有过报道，船内非常安静。”

天星清八端起威士忌酒杯，他对岩崎和中根的话并不感到失望，因为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他们早已向记者介绍了。

不仅是岩崎和中根，其他还有二十三名苏联人、美国人、法国人也被救了上来，他们都没有异常感觉。

天星只想进一步确认一下，并没有指望会有什么新情况。他一面劝岩崎和中根吃菜，一面喝着酒，头脑不断地思索着：

——“斯比埃特腊那”号，总吨数九万零三百二十八吨，全长三百四十八米，宽四十三米，最大输出功率为十八万马力，最高速度三十节，载客数二千一百人，船员八百六十一人；

——某大国的公开声明中，推断是在某一停泊港被人装上炸药的。难道真是这样吗？在一般情况下，一分钟之内沉没的船只，应属于被击沉之

列，而“斯比埃特腊那”号则是在二十秒内沉没的；

——炸沉“斯比埃特腊那”号需要有大量炸药才行，而把这些炸药秘密装到船上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击沉“斯比埃特腊那”号，对美国来说，得不到任何好处……那么，会不会是某大国自己炸沉的……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这一论点的材料；

——“斯比埃特腊那”号在试航时曾来过小笠原群岛附近，做为首次航行，再走试航路线，本来不足为怪，但首次航海就在小笠原群岛沉没，却是值得深思的；

——为什么不是其他地方，而偏偏在小笠原群岛附近？为什么“赤鲷”要在既无核潜艇基地，又无其他任何值得侦察价值的地方两次出现？“赤鲷”对小笠原群岛的兴趣，与“斯比埃特腊那”号的被击沉，到底有什么联系？

4 从三吉菜馆出来，已经九点多钟了。天星将吉普车开进东名高速公路，他要去静冈县的烧津港。当吉普车驶进神奈川县座间市的时候，他觉察到后面有车在跟踪——一辆体育竞赛类型车，在吉普车后面紧跟不舍。

天星不慌不忙地向前开着。最近一个时期，天星清八一直没有工作，隐居在北海道的佐吕别平原。现在，受日本政府和其他国家的委托而开始工作，他受到盯梢是不奇怪的。

天星清八他们四个人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从暗杀到教唆消极怠工……从伪装飞机失事到进行情报战，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这一切，都由天星清八、关根十郎、十树吾一和仙石文藏四个人进行。人手不够时，则由十树吾一召集。对于委托事项，他们从来是有求必应的。

十树吾一在调兵遣将方面有特殊才能，不仅调人，物资也可以从世界各个角落源源不断地搞来。

关根则是不可多得的工学专家。如果需要进行水下爆破，他会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

四个人都擅长武术，并且精通各种武器。至于撬开保险柜、撬窃听之类，更是易如反掌。

当然，天星清八等四人的情况，是被人所熟知的。美国国防部这条线

一牵动，全球的情报组织几乎都随之而动。偷偷摸摸地把五千亿日元汇到瑞士银行里而不被察觉，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取这五千亿日元的人是谁？瑞士银行却绝对不会泄露。因此，这笔巨款的主人是谁？派什么用场？各国情报组织一定要拼命调查。而五千亿日元汇到瑞士银行不久，天星清八同关根十郎、十树吾一便聚集到仙石文藏住所，因此，被人盯梢是必然的。

天星清八把吉普车开到公路上的一间休息处，要了一杯咖啡，慢慢地喝着。一会儿，三个中年大汉走进来，在离天星不远的位子上坐下。他们就是盯梢车上的人。

天星瞥了几个大汉一眼，他那锐利的目光立刻发现了三个人身上暗藏的手枪，心里猛然一惊。因为仅仅被盯梢还不足为奇，但一开始就出动暗杀者，则是少见的。

天星慢慢喝完咖啡，走出休息室。那三个大汉也马上站了起来。

天星飞快地开着吉普车，盯梢车相距一百米左右，紧紧尾随着。

道路很窄，天星加大了油门，这是一辆安装着特制动力装置、在积雪上也能通行无阻的全天候型吉普车。在转过一个弯道后，天星把吉普车掉转头。比起普通车来，它反转半径极小，一下就可以转过头来。盯梢车急速刹车，因为车速过快，不免发出刺耳的响声。车身斜在公路上，前轮已突出悬崖。

天星将吉普车顶到盯梢车的左前部，盯梢车跳了一下，窗子摇了下来，从里面伸出两只手，每只手都握着一支无声手枪。火蛇飞进，打在吉普车特制的防弹玻璃上，又反弹回去。

天星踩了一下加速器，三百马力的动力装置卡在四个轮子上，盯梢车被顶得横了过来。

有人开始哀叫，盯梢车的右前轮已斜出悬崖。只要左前轮再出去一点，车就会摔下悬崖。

车门开了，有人想跳车。天星加足了马力，吉普车的全天候型轮胎，紧紧地咬着路面。左前轮掉了下去，有人发出了绝望的嚎叫。盯梢车擦着悬崖边缘，消失在黑暗的山谷里。

只有一个人侥幸从车上跳了下来。他喊叫着什么，沿着公路向下跑去。

天星开着吉普车追了上去，转眼间就逼到了那家伙身边。那家伙抓着

路旁的树枝，想往山上爬。天星将吉普车嘎然停住，跳下车，抓住大汉的双脚一把拽了下来。

“是谁派你们来的？”

“什么？”那家伙站在天星面前。

“别装糊涂！”

“是你走的对行线。”那家伙脸色苍白，一看就知道是个专搞暗杀的老手。

“少跟我来这一套。”天星抓住那家伙的肩膀，拉到悬崖边上。

“你要杀我吗？”

“是你要杀我，这叫自作自受！”

那家伙冷不防举起手枪，对准了天星的额头。天星用手抓住手枪，喊了声“下去吧！”一脚就把那大汉踢下悬崖。山谷里传来几声哀叫后，又陷入了死一样的沉寂。



天星上了吉普车，朝街殿场方向驶去。“是某大国……？”他心里这样想。

看来，某大国布置的情报网，已经觉察到美国国防部委托仙石文藏调查“赤鲰”的情况，于是，他们先发制人，想把“斯比埃特腊那”号沉没之谜永远掩盖下去。并且，在天星清八刚刚要开始调查“斯比埃特腊那”号之谜时，便派出了刺客。

天星仰望着天空，沉思着——“赤鲛”……调查“斯比埃特腊那”号……刺客……。突然，他的脑海里出现刚刚分手的岩崎源一和中根克子的面容。他们既已知道天星见到了两个“斯比埃特腊那”号的幸存者，会不会把这两个人杀掉？

“斯比埃特腊那”号的沉没，是一个巨大之谜。这时，天星想起了标在地图上的血迹般的红点，那些红点在逐渐扩大，变成血片。众多的人被卷进“斯比埃特腊那”号沉没的迷宫里死去。

5 清晨，天星清八来到远洋渔业基地烧津港。他站在防波堤上，眺望着漂泊在海上的无数渔船。他知道，“太洋丸”正在小笠原群岛附近赶捞金枪鱼，后天才能返回港口。“太洋丸”的船主日高洋造的家，就住在渔港附近。

天星清八来到日高家时，日高正在院子里浇花。

天星说明了来意。

“是‘斯比埃特腊那’号吗？”日高洋造看上去六十多岁年纪，脸庞被日光晒成青铜色。“那么，请坐吧！”日高指着一块被水打湿的木板说。

天星与日高并排坐在湿木板上，日高看着花盆里的菊花，用很低的声音问道：“你讯问‘斯比埃特腊那’号的事情，打算做什么？！”

“恕我不能奉告。我只能说，想知道一下真实情况，并且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天星觉察到日高老人一定知道有关“斯比埃特腊那”号的某些情况，他一开始就从老人古铜色脸膛上的皱纹中，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

“你若知道了这些事，那是会有危险的。”日高老人看着天星脸色的变化，短促地说。

“你不必担心。”天星掏出一支烟。

“可以看出，你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

“嗯！”天星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就告诉你吧！说真话，我也总想找人聊一聊，只是没有下这个决心的勇气。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了，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阳光照射着院子，屋子里静悄悄的……

“‘太洋丸’上有一名叫广崎晃的船员……”日高的语调非常平静。

日高老人对三年前八月二十六日深夜发生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最早

从“太洋丸”上打来的紧急无线电话是午后十一时四十五分。无线电话报告说，“斯比埃特腊那”号沉没了。根据这最早的报告，海上保安厅开始行动。

当时，“太洋丸”正在归途中。广崎是鱼群探测员，“太洋丸”上装有利用发出的电波探知鱼群的装置。

十一时四十三分，广崎无意中按了一下鱼群探测器的按钮，忽然，他在荧光屏上发现了一个异样的物体。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荧光屏，浑身颤抖，象痴呆一样，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

片刻，奇异的物体从荧光屏上消失了。转眼间，在黑暗中响起了爆炸声——好象要把大气层炸裂一样的轰鸣……

超豪华客船整整分成两半，裂口朝天耸立着。从远处看，就象鲨鱼龇牙裂嘴地飞在海面上。

几秒钟后，火光消失了，“斯比埃特腊那”号的影子也从海上消失。

“太洋丸”全速赶到现场。广崎的身子抖个不停。

经过一番抢救，有二十五人得救，其他负了伤的人则眼睁睁地看着被海浪吞没了。

回港途中，“太洋丸”遇上了两艘赶往遇难现场的巡视船，他们把幸存者移送到其中一艘巡视船的上面。

“太洋丸”独自回到烧津港。在烧津港等待的记者很少，他们大都是为了找幸存者了解情况而赶来的，找“太洋丸”采访的，只有为数有限的几个人。

全体船员在渔业工会接受记者的采访，广崎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无论问什么，他的回答只是“不清楚”和“不知道”。

傍晚，广崎回到家里。他已结婚两年了，今年二十九岁。他的妻子名叫绿子，二十七岁，看起来比她的年纪要年轻得多。

绿子出来迎接广崎，她的后面，还有一个中年人。

“广崎，这位是东京来的新闻记者，已经等你好久了。”

“我没有什么事找报社，请回吧！”广崎粗暴无礼地说。

记者忽然变了脸。“我只有一句话。”他不客气地把广崎拉到外面，并抓住了广崎的手腕。在被抓住手腕的瞬间，广崎感到他的手劲非同一般，不禁有些胆怯，身体微微发抖。

“那个人同广崎大约谈了几分钟。”日高老人说到这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口气。

休息了几天后，广崎又出海了，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报纸上连日报道有关“斯比埃特腊那”号沉没的消息。有的说是自身爆炸，有的说是被他人击沉，诸多猜测，不一而足。但是，“斯比埃特腊那”号沉没的位置在小笠原海沟，根本无法打捞，任何人都无法弄清事情的真相了。

广崎又回到了港口。当晚，日高在家里接待了他的来访。广崎说，他有些事情，要辞掉船上的工作。由于申请来得十分突然，加上如此熟练的鱼群观测员离开渔船，势必影响捕获量，日高执意挽留他。但广崎态度十分坚决，无论怎样劝说，也丝毫改变不了他坚决离去的决心。

广崎是一个性格开朗、责任心强的年轻人。他这样坚决辞去工作，以至于连寻找接替人的时间都不给，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

日高执拗地询问着，但广崎什么也不讲，只是不断重复说：“是有关个人的事，请你……”平时性情开朗的广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古怪的人。

日高只好作罢。

过了不久，日高从绿子那儿听到了有关广崎的消息。

绿子说，广崎辞掉船上工作后，已经四个月了，他不找工作，却学会了喝酒，每天都往酒楼跑。背驼了，人瘦了，性情也全然变了，同他讲话不搭腔，每天就是一个人默默地喝酒。

绿子开始抱怨他，广崎也不多说什么，好象被什么东西迷住了，或者说是丢了魂一样。

生活也成了问题，下船以后，广崎一直领取失业金。绿子百感不解的是，广崎把失业金一分不少地全交给她……可是他每天的酒钱从哪里来的呢？

绿子感到生活道路上有一大片黑云拦住去路。不是酒钱的来源问题，而是广崎失去了理智。

绿子再也忍受不住了，便向他强硬提出，如果不把他内心秘密告诉她，她将与她分居。

广崎突然暴怒起来，拉过绿子，疯狂地踢打，这是他第一次打骂自己的妻子。

第二天，广崎在家里呆呆地坐了一天。晚上，又上街了。

绿子的哥哥来找广崎，广崎哭着赔礼道歉，并保证在近期内一定找工